



13
1787
39



門 4 3
號 1787
卷 39

夫婦

易家人九二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

禮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於國君曰備酒漿於大夫曰備掃灑
周禮媒氏掌萬民之判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時焉
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

左傳宗伯如楚迎女稱族尊君命也九月僑如以夫人歸姜氏
至自齊舍族尊夫人也故君子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
而成章盡而不污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修之

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公孫黑又使強委禽焉犯請於
二子使女自擇焉子皙盛服而入布幣而出子南戎服入左右
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觀之曰子皙信美矣子南夫也遂適子南

公孫楚也

伯宗每朝其妻必告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於難伯宗不從故及

晉語晉叔將娶於范氏叔向曰范氏富盍已乎曰欲爲繫援焉它日董祁愬於范獻子曰不吾敬也獻子執而紡於庭之槐叔向過之曰子盍爲我請乎叔向曰求繫既繫矣求援既援矣欲而得之又何請焉

漢書袁盎却坐對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陛下既已立后慎夫人乃妾妾主豈可與同坐哉且陛下幸之即厚賜之陛下所以爲慎夫人適所以禍之陛下獨不見人彘乎

詩話朱子曰夫人稱

小君大夫妻稱內子子謂適曰女君

後書梁鴻之妻孟光狀肥醜而黑力舉石曰擇對不嫁年三十父母問其故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聘之始以裝飾入門七日而鴻不答妻跪床謂曰竊聞夫子高義聞斥婦妾亦偃蹇數夫今而見擇敢不請罪鴻曰吾欲裘褐之人可與俱隱深山者今衣綺縞傅粉墨豈鴻所願哉妻曰以觀夫子之志耳乃更爲椎髻着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曰此真梁鴻妻也字之曰德曜居有頃妻曰嘗聞君子欲隱居避難今何爲默默然無乃欲低頭就之乎鴻曰諾乃入霸陵山中詠詩彈琴以自娛仰慕高士爲四皓以來二十四人作頌頌適吳依臯伯通居廡下爲人賃舂妻具食舉案齊眉伯通異之曰彼傭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乃舍之於家鴻潛閉著書十餘篇疾且困告主人曰

昔季子葬子羸博之間勿令我子持喪歸伯通為求葬地要離塚傍咸曰要離烈士伯鴛清高可令相近葬畢妻子歸扶風

見典缺夫婦相敬如賓言於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

釋名夫妻匹敵之義也士庶曰妻妻齊也夫賤不足以尊稱故

齊善言也春秋漢含尊妻象太陰臣法金位又水火交感陰陽以設太陰象也

吳越春秋禹三十未娶行到塗山恐時之暮失其制度乃辭云

吾娶也必有應矣乃有白狐九尾造於禹禹曰白者吾之服也

六九尾者王之證也塗山之歌曰綏綏白狐九尾龐龐成家成

室我造彼昌禹因娶塗山謂之女嬌

蜀志王承彦高其開列為河南名士謂諸葛孔明曰聞君擇婦

家有醜女黃頭黑也才堪相配孔明許之即載送之時人以為

笑鄉諺口莫作孔明擇婦正得阿彥醜女虞翻與弟書曰長子容當為求婦其父如

此誰肯嫁之遠求小姓足使生子天其福人不在貴

三吳記吳黃龍中吳郡海鹽陸東美妻朱氏有客止夫妻相重

寸步不相離時人號為比肩人後妻卒東美不食而死合葬後

未一歲冢上生梓樹同根二身相抱而合成一樹每有雙雁常

宿于上孫權聞之嗟嘆封其里曰比肩墓曰雙梓後子弘與妻

張氏亦相愛慕吳人又呼為小比肩

世說諸葛恢大女適庾會會被蘇峻害其女改適江霏次女適

羊楷子衡娶鄧攸女于時謝尚書求婚小女乃云羊登是平婚

江家我顧伊庾家伊顧我

王安豐之妻常卿安豐戎曰婦人卿壻禮為不敬後勿復爾妻

曰親卿愛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誰復卿卿沈文季飲酒五斗

為吳興太守常對飲竟日而視事不廢

晉書何曾家法脩整至年五十以上每見妻必正衣冠身坐面

南妻坐面北對酒酌酢一歲不至再三焉年八十而終

山濤初為布衣家貧謂其妻韓曰忍饑寒我後當作三公但不

知竟堪作夫人否耳唐相向敏中始娶也朱紫矣嘗戲其妻曰接脚夫人

續博物志晉元康中梁國女子許嫁而夫婿經年不歸女家更

強以適人尋病亡夫還問女所在竟至墓所開棺女遂活因與

俱歸後婿聞之詣官爭之王導曰此非常事不可以常理斷之

宜還前夫曹操幼子倉舒死求原配死女合葬史以為識楊用修曰余觀周禮地官禁嫁殤者注謂生時非夫婦死

而室相從嫁殤嫁死人則此俗古有之今民間猶有行焉而無禁也

南史孔淳之性高尚居會稽與徵士王敬弘為人外之交敬弘

以女適淳之子以烏羊繫所乘車轆提壺為禮至則盡歡共飲

迄暮而歸或怪其故答曰此亦農夫田父之禮也

卞彬字士蔚性飲酒以瓠壺瓢勺杙皮為着着帛冠不十年不

改易以大瓠為火籠什物多諸詭異自稱卜田居婦為傅蚕室

王彪敗謂妻楊呼為鄉里曰我不忍令鄉里落他處今當先殺

鄉里然後就死楊引頸受刃曾不辭憚沈休文山陰柳家女詩

云還家問鄉里詎堪持作夫北史邢邵字子才與婦甚疎未嘗

唐畫寧王憲貴盛寵妓數十人皆絕藝上色宅左有賣餅者妻

纖白明媚王一見屬目厚遺其夫取之寵惜逾等環歲因問之

汝復憶餅師否默然不得王召餅師使見之其妻注視雙淚垂

頗若不勝情時王座客十餘人皆當時文士無不懷異王命賦
詩王右丞維詩先成莫以今時寵寧忘舊日恩看花滿目淚不
共楚王言

高祖竇皇后父毅嘗謂妻曰此女有奇相何可安與人因畫二
孔雀於屏間請婚者射二矢陰約中目則得之射者閱數十皆

不合高祖最後射各中一目遂歸之郭元振少美宰相張嘉貞

五女未知孰醜張曰吾女各有姿色即不知誰是匹偶使五女
各持一線幔前使子取便牽之元振欣然從命遂牽一紅線第

三女果
有姿色

獨異志唐柳子昇妻鄭氏無疾而卒臨終時告子昇曰不離君
之身後十八年更與君為親已而子昇年近七十再娶于崔氏
或多省前生之事後產一男而卒

定命錄陳州刺史王當有女集州縣文武官令袁天綱擇婿天

綱曰惟果毅班某有貴子可嫁之終必得力當從其言時人笑

之乃元崇也後魏劉延明年十四就博士郭瑀學弟子五百餘
人瑀有女選婿惟有心於延明別設一席曰吾有

一女欲覓一快女婿誰坐此者吾當妻焉延
明奮衣坐曰延明其人也瑀遂以女妻之

白樂天詩紅樓富家女金縷繡羅襦見人不斂手嬌癡二八初

兄母未開口已嫁不須更綠窓貧家女寂寞二十餘荆釵不直

錢衣上無真珠幾聞人欲聘臨日又踟躕主人會良媒置酒滿

堂除四座且勿飲聽我歌兩途富家女易嫁嫁早輕其夫貧家

女難嫁嫁晚孝於姑聞君欲娶婦娶婦意何如鄭軌兄弟同夜
成婚詩棠棣開

雙萼天桃照兩花分庭令佩響隔扇偶粧華迎風
俱似雪映綺共如霞今宵二神女併在一仙家

李白詩同居長千里兩小無嫌猜十四為君婦羞顏未嘗開

唐雲安公主下嫁詔陸暢作催粧五言詩曰雲安公主貴出嫁

五侯家天母親調粉日兄憐賜花催鋪百子帳待幃七香車借

問粧成未東方欲曉霞朱子語錄唐人婚禮多用百子帳特貴

之類捲柳為圈以相連鎖故以百子總之杜牧之詩絳燭獨對

繫臂紗後學不解常見服式變古錄始於晉武帝選士庶女子

有姿色者以緋絲繫其臂大將軍胡奮女

泣叫不伏係臂今定親亦有云係臂者

唐宋遺更五代末涿州人南楚材遊陳穎聞穎守欲子妻之已

娶薛以受穎恩遣人歸取琴書之屬似無還意薛氏善書畫作

詩寄曰欲下丹青筆先拈玉鏡端已驚顏寂寞漸覺髮彫殘淚

眼橫將易愁腸寫出難恐君渾忘却時展畫圖看材見詩而慚

馬與借老樂書錄鍾輻年少負才樊若水妻以女女亦才質雙

樓上方醉卧菱妻怨責曰楚水平如練雙雙白鳥飛金陵幾多

地一去不言歸豈日交暴死及抵家妻已物故乃輻夢之日

南部新書李翱尚書牧江淮郡進士盧儲投卷求謁李直卷披

間赴公宇視事長女及笄見文尋繹數四曰此人必為狀頭李

聞之乃慕為壻來年果狀元及第纔過殿試徑赴佳期作催粧

詩昔年曾去玉京遊第一仙人許狀頭今日已成秦晉會早教

鸞鳳下粧樓祖龍首無擇晚娶徐氏姿色議親之時無擇為

舍馮當世京平姿秀美乃論媒灼侯馮出局楊鞭跳馬經過徐

居曰此祖學士也徐竊窺喜甚成婚始悟其非竟以反目離婚

太平廣記唐劉震之女無雙幼時許其甥王仙客未成婚朱泚

之亂震夫妻死無雙沒入掖庭仙客後二年入京遇舊蒼頭塞

鴻又得無雙婢採蘋與居後為縣尉至長安驛忽有中使押內

家三十人往元陵洒掃塞鴻烹茗於簾外夜深忽聞簾下語曰

塞鴻即徃否明日去我後園中取書送郎書後云嘗見勅使說

富平縣古押衙有心人今能求之否後仙客尋古押衙結以寶
玉半歲古押衙求茅山道士藥令採蘋假作中使賜無雙死三
日後以親屬贖屍以與仙客救療得愈押衙自盡仙客與無雙

偕老襄鄧間宋史王克正仕江南歸本朝直舍人院及死無子
惟一女十餘歲陳搏入市出語人曰王氏女吾雖
不見其面觀其捧爐奉佛手相甚貴後數年陳晉公怒為參知
政事一日便坐太宗問曰卿娶誰氏有幾子晉公對曰臣無妻
有二子太宗問曰王克正江南舊族身後惟有一女朕甚念之
卿可作配晉公不敢辭遂納為室不數日封晉國夫人如陳之
也相

歐陽公脩與王宣徽拱辰同為薛簡肅公子壻文忠公先娶長
女王拱辰娶其次後文忠再娶其妹故文忠有舊女壻為新女
壻大姨夫作小姨夫之戲

言行錄周恭叔自太學早年登科幼議母黨之女登科後其女
雙瞽遂娶焉愛過常人伊川曰某未三十時亦得不做此事

語錄程正叔言婚姻結髮無義欲去之久矣言結髮為夫婦者
只稱其少小也如言結髮事君結髮事匈奴只言初上頭時也
豈謂合髻乎耶子厚云絕非禮義便當去之歸田錄劉岳書儀
婦禮有女坐壻之

鞍馬大為可笑今之士族當婚之夕以兩椅相背置一馬鞍反
令壻坐其上飲以三爵女家遣人三請而後下乃成婚禮謂之
上高坐乖謬如此士大夫不知
禮法而與閭閻鄙俚同其習見

見聞錄宋景文公初納子婦其婦家饋食物書云以食物煖女
公曰煖字錯用從食從而從女其子退檢書博雅中餽字

遺書范文正公之子純仁娶婦將歸或傳婦以羅為帷幔者公
聞之不悅曰羅綺豈帷幔之物耶吾家素清儉安得亂吾家法
若持至吾當火於庭

蘇東坡謫居黃岡與陳季常遊季常自以飽參禪學其妻柳悍客至或聞詬罵聲坡詩戲之曰誰似龍丘居士賢談空說有夜不眠忽聞河東獅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

蘇老泉女適其母之兄程潛之子詩曰汝母之兄汝伯舅求以厥子來結姻鄉人嫁娶重母黨我雖不肯將安云

古今詩話池陽崔球為太學生一日書夢到其家見其妻正寫字呼之不應與之言不答賦其所思乃詩也曰數日相望極須知意思迷夢魂不怕險飛過大江西既覺歷歷記之數日書至其妻詩一字不差唐袁筠娶蕭安女言定未幾擢進士第羅隱以詩贈之曰細看月輪還有意定知丹桂近

侯鯖錄真宗東封訪天下隱者得杞人楊璞能為詩召對自言

不能上問臨行有人作詩送卿否璞曰獨臣妻有詩一首云更

休落魄貪杯酒亦莫猖狂愛作詩今日捉將官裡去這回斷送

老頭皮上大笑放還山東坡云吾頃在湖州坐作詩追赴詔獄

妻女送出門皆哭無以語之顧老妻曰獨不能如楊處士妻作

詩送我乎老妻不覺大笑而止王元字文元桂林人苦吟風月

夜必先起燃燭供具紙筆元甚重之有聽琴詩曰拂琴開素匣

何事獨頻眉古調俗不樂正聲公自知寒泉出澗澁老檜倚風

悲復有來聽者誰堪繼子期游宦紀聞永福古有讖語曰天保石移瑞雲來奇龍爪花紅狀

元西東乾道間福清天保瑞雲寺後石崖橫山而行齧地成蹊

既而永邑東鄉石壁溪巖松上產龍爪瑞花其年蕭公國梁果

魁天下次舉黃公定臚唱第一蓋瑞花生處西之於蕭東之於

黃各三十五里此狀元西東之應也又次舉鄭公僑廷試復先
多士初邑尉見公丰姿秀發驚喜曰有如此奇男子安得出我
門下既而豫薦尉喜幸約妻以女及中第日尉已捐館其妻挈
累扶襯相遇於中途黃哭之慟命逆旅主人達情請遂初約遂
定婚於邂逅間

代醉編莊緯維肋編謂家有呂縉卿文集載淮陰節婦傳夫與
里人同商里人悅婦之美江行乘間排其夫水中詐呼求救得
屍慟哭制服如兄弟錄其行橐還付其母奉其母如已親者累
年姑感其義遂以婦嫁之有子一日天雨里人者獨坐簷下視
庭中積水竊笑婦問故里人以婦相歡且有子必無他乃以實
告之曰吾向欲汝故謀汝前夫死時指水泡爲證今見水泡竟
何能爲也婦默然伺里人出奔告於官遂正其獄因慟哭曰以
吾之色而殺二夫何以生遂赴淮而死

賢慧婦

左傳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奔及齊齊桓妻之有馬二十乘
公子安之從者以爲不可將行謀於桑下蚕妾在其上以告姜
氏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
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
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

春秋伯姬魯宣公女嫁於宋恭公恭公卒伯姬寡居夜火伯姬
曰保傅不具夜不下堂遂逮於火而漢原涉曰不見家人寡
婦耶始自約敕之時意乃慕宋伯姬及陳孝婦不幸一爲賊所

汚遂行淫泆知其非禮然不能自還

列女傳扶風曹世叔妻班彪女名昭字惠兄固著漢書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詔就東觀藏書閣踵而成之帝數召入宮令皇后諸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每有貢獻異物輒詔大家作賦頌時漢書始出多未能通者內郡馬融伏於閣下從昭受讀昭作女誡七篇

魏書文帝皇后郭氏少而父永奇之曰此乃吾女中王也遂字中王

世說漢成帝幸趙飛燕飛燕讒班婕妤於是考問詞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脩善尚不蒙福為邪欲以何望若鬼神有知不受邪佞之訴若其無知訴之何益故不為也
趙母嫁女女臨去

之曰慎勿為好女曰不為好可為惡耶母曰好尚不可為其况惡乎

陳留董祀妻即蔡邕之女名琰字文姬博學有才辯又妙於音律曹操因事問曰聞夫人家先多墳籍猶能記憶之否文姬曰昔亡父賜書四千許卷流離塗炭罔有存者今所誦憶纔四百餘篇操曰今當使十吏就夫人寫之文姬曰妾聞男女之別禮不親授乞給紙筆具草唯命繕書送之文無遺誤

許允為晉景王所誅門生走入告其婦婦正在機中神色不變曰蚤知爾耳門生欲藏其兒婦曰無與諸兒事後徙居墓所景王遣鍾會看之若才流及父當收兒以咨母母曰汝等雖嘉才具不多率胸懷與語便無所憂不須極哀會止便止又可少問朝事兒從之會反以狀對卒免

昔舊傳吳李衡妻英習賢明婦比孫亮廢衛欲奔魏英曰瑯琊

王素好善慕名今初立方欲自達於天下終不以私嫌殺君明
矣君意不自了者可自誦錄表列前失乃當反見優饒非直活
而已
果然

山公與嵇阮一面契若金蘭山妻韓氏覺公與二人異於常交
問公公曰我當年可以為友者惟二生耳妻曰負羈之妻亦親
觀狐趙意欲窺之可乎他日二人來妻勸公止之宿具酒肉夜
穿墻以視之達旦忘反公入曰二人何如妻曰君才智殊不如
正當以識度相友耳公曰伊輩亦常以我度為勝

王江州為孫恩所害謝夫人婺居會稽太守劉柳聞其名請與
談議夫人素聞劉名亦不自阻乃簪髻素禱坐在帳中劉束脩
整帶造於別榻夫人風韻高邁敘致清雅先及家事慷慨流連
徐酌問旨詞理無滯劉退而嘆曰實頃所未見瞻察言氣使人

心形俱服夫人亦云親從凋亡始遇此士聽其所問殊關人心
胸

王尚書惠嘗看王右軍夫人問眼耳來覺惡否答曰髮白齒落
屬乎形骸至于眼耳關于神明那可便與人隔

唐書元相得罪夫人王氏韞秀少有識量節槩頗聞掖庭代宗
欲令入宮備彤管箴規之任王歎曰王家十三娘二十年太原
節度使女十六年宰相妻誰能書得長信昭陽之事得罪亦幸

矣堅不從命

浮休子唐某王諸官妻美者許言妃喚即行無禮
典籤魏簡妻鄭氏王遣喚鄭曰懷慙之妃不受賊

吳之逼當今清泰敢行此事耶鄭入外小閣欲通之鄭太叫左
右曰王也曰大王豈作此事是必家奴耳取一隻履擊王頭破
抓面流血妃聞
而出鄭乃得還

漁隱談叢近時婦人能文詞李易安頗多佳句小詞云昨夜雨

疎風驟濃睡不消殘酒試問捲簾人却道海棠依舊知否知否
應是綠肥紅瘦此語甚新又九日詞云簾捲西風人似黃花瘦
此語非婦人所易到也易安再適張改舟未幾反目有啓事與
秦處厚云猥以桑榆之晚景配駟僮之下材傳者無不笑之

語錄本朝婦人能文止有李易安與魏夫人李有詩畧云兩漢
本繼紹新室如贅旒云云所以稿中散至死薄殷周此語豈女
能

上直方詩話白藕作花風已秋不堪殘睡更回頭晚來驟雨歸
飛急去作西風一枕愁此趙德麟細君王氏所作也初德麟鯨
君因見此篇遂與之為親余以為二十八字媒也

演繁露樂府有木蘭迴女子代父征戍十年而歸不受爵賞人
為作詩然不著何代人獨詩中有可汗大點兵語知其生世非

隋即唐也女子能為許事其義且武在緹紫上或者疑為寓言
然白樂天題木蘭花云惟得獨鏡脂粉態木蘭曾作女郎來又
杜牧有題木蘭廟詩云彎弓征戰作男兒夢裡曾經與畫眉幾
度思歸遂把酒拂雲堆上祝明妃既有廟貌又曾作女郎則誠
有其人矣亦異哉

詩話天聖中禮部郎中孫冕取三英詩劉元載妻詹茂光妻趙
晟之母趙母早梅詩南枝向暖北枝寒一種香風有兩般憑仗
高樓莫吹笛大家留取倚欄干寄遠云錦江江上探春回酒盡
寒冰落盡梅爭得兒夫似春色一年一度一歸來

南史陳時沈氏高涼人世為南越首領部落十餘萬幼賢明在
父母家能撫循部眾壓服諸越高涼太守馮寶聞其志行聘為

妻每與夫寶參決詞訟政令有序侯景反都督蕭勃徵兵入援
遣刺史李遷任召寶寶欲往氏疑其反止之後果反寶卒嶺表
大亂氏懷集之百越晏然子僕尚幼以氏功封信都侯詔冊氏
為高涼郡太夫人齎繡幃油絡駟馬安車鼓吹麾幢旌節如刺
史之儀僕卒百越號夫人為聖母王仲宣反夫人帥師敗之親
披甲乘馬巡撫諸州嶺南悉定封譙國夫人升庵集漢西域傳
馮夫人名憐漢宮
人也善史書乘錦車持節和戎而歸馮寶妻洗氏封石龍夫人
戰則錦徽寶德年八十而終智勇福三者全矣古今女將第一
婦旗女將與李全戰於
見金史可對錦徽夫人

陰騰書童氏之先起家將為王氏守北邊號太傅其妻練氏封
郡君太傅嘗因事欲斬兩卒郡君苦救之不得乃陰縱之兩卒
奔江南皆為將聞之亂也李氏使兩卒將而攻之太傅已卒其

子守之兩卒使人諭郡君言城日暮當破郡君無憂也郡君報
曰爾全我一家不若完此一城兩將許之諭使降是完一城此
其所以有後也

士齊集序費宏云姓鄒氏以子編脩和仲貴封孺人未軒漢公
之配其父贈御史郡博益軒先生教之列女傳諸書速解冥契
而又博覽子史以含咀其菁華形諸吟咏隨事摹寫和平莊重
見者無不竒之以為是無愧於能言之士夫因以士齊稱之然
孺人雅自愛重未嘗苟作惟未軒公及和仲之嘗所往來厚善
有托而求焉者乃時作一篇應之其稿亦多棄不錄宏其子壻
也自贈寄之外未嘗有見焉間以為請則曰筆札非吾職也比
者太平守傅侯希準奉其母太夫人就養郡齋以東山愛日十

題懇孺人賦之侯命諸孫繡諸梓其梅云七日孤根暖蠟四百
花頭上一枝開實成看取調羹日列昂榮親上壽臺臺云纍纍
紅玉燦朝霞僂種由來席上誇榮樂兒孫稱壽考安期巨實大
如冰竹云清風隱隱動琅玕直節空心幾歲寒賸有清香名壽
酒高堂日日報平安燈下課子曲曲闌干月上遲瞻九資苦夜
深時少年能致青雲路贏得人傳跨龜兒座隅訓女秀毓閨門
深一隅好親古典鑒賢愚中王未許歸凡子願藉金屏選士夫
賀子充入閣姓名喜自入金甄簡命重承拜冕旒九五年當新
宰相三千行裡舊龍頭經邦濟世心常切顯祖揚親願已酌伊
傳芳名照青史雍熙行見邁成周

升庵集藝文類聚有秦嘉妻徐淑與嘉兩書玉臺新詠與嘉詩

皆麗則可誦又史通稱其動合禮儀言成規矩夫死毀形不嫁
哀痛傷生可謂才德兼美者也後漢書列女傳乃舍淑而取秦
琰何見 兩漢類語梁鍾嶸詩評曰二漢為五言不過數家

而婦人居二徐淑寶釵之作亞團扇矣

升庵妻寄滇詩屬飛曾不到衡陽錦字何由寄

永昌三春花柳妾薄命六詔風烟君斷腸日歸日歸愁歲暮其用其雨怨朝陽相聞空有刀環約何日金雞下夜郎

代醉編後漢謝夷吾傳註引謝承書壽張女子張兩早喪父母
年五十不肯嫁留養孤弟二人教其學問各得通經皆為聘娶
成善士夷吾為令薦于州府使各選舉表復兩門戶昔陽城不
娶張雨不嫁天下固有一種高潔之人出於人情之外者

唐后妃傳唐尚宮宋若華若昭若倫若憲若荀皆善屬文皆性
縈素不願歸人欲以學名家家亦不欲與鄉凡裔為姻對聽其

學若草訓諸妹若嚴師著女論語十篇以常宣文代孔子曹大家等為類冉推明婦道所宜若昭又為傳申釋之

續耳談孟淑卿姑蘇人訓導澄之女有才辨工詩自以配不得

志號曰荆山居士嘗論宋朱淑貞詩曰作詩須脫胎換質僧詩

無香火氣乃佳女子鉛粉亦然朱生故有俗病李易安可與語

耳為士林所稱最傳者數篇悼亡詩云班班羅袖濕啼痕深恨

無香使返魂豈蕊花存人不見一輪明月伴黃昏又春歸云落

盡棠梨水拍堤淒淒芳草望中迷無情最是枝頭鳥不管人愁

只管啼

妬悍妻

九州春秋司隸馮方女國色也避亂揚州袁術登城見而悅之

遂納焉甚愛幸諸婦害其寵語之曰將軍貴人有志節當時時

涕泣憂愁必長見敬重馮氏以為然後見術輒垂涕術以有心

志益哀之諸婦人因絞殺懸之廁梁術誠以為不得志而死乃

厚加殯殮唐史李益與李賀齊名然有癡病多猜忌開

典論上洛都尉王琰以功封其妻哭於家為琰富貴更取妾故

也侍兒小名錄南鄭尉李雲於長安求納一姬其母未許雲曰

予誓不婚號姬為楚賓姬卒經歲遂婚沈氏雲浴于靜堂見

君香一貼以資沐浴瀉藥未入斛中雲出遂死

晉書謝太傅劉夫人不令公有別房公既深好聲樂後遂頗欲

立妓妾兄子外生等微達此意共問訊劉夫人因方便稱閔睢

蝨斯有不忌之德夫人知以諷已乃問誰撰此詩答云周公曰

是男子相為耳若是周姥撰當無此也嘗幃諸婢使在前作伎

系更開夫人云恐傷盛德王導妻曹氏性妬乃密置衆妾於別館以處妻知而將往導恐被妻辱遽命駕猶恐遲以所執塵尾柄驅牛而進司徒蔡謨聞而戲之

賈克妻郭氏產子黎民三歲乳母抱向閣克入就乳母手中戲

之郭遙望見疑克即鞭乳母殺之兒思乳母而死郭又生一男

乳母抱在中庭克過拈頰郭復疑又殺乳母男又死開覽有湖南倅妻生

已遇歲夫婦甚愛憐之開宴有妓與語及戲忽令更擊生肉二盤置賓主前則子肉也毒忍至此

宋書明帝憎婦人妬榮彥遠以善棊見親婦妬傷其面帝曰為

卿治之何如遠率爾曰聽聖旨其夕遂賜藥殺其妻劉休妻王

氏亦妬帝聞之賜休妾敕杖王二十令休宅後開小店使王親

賣掃帚皂笊以辱之

南史馮衍字叔通妻妬悍不畜媵妾兒女自操井曰劉孝標云

予與敬通三同不遇一同也剛直二同也馮有忌妻自操井曰

予亦有忌妻家道坎坷三同也

梁武帝平齊盡有其內獲侍兒十餘輩頗娛於目為却后所察

動止皆有隔物其憤恚殆將成疹左右識其情者進言曰臣自

嘗讀山海經云以鶴鷓為膳可以療其病使不忌陛下盍試之

梁帝從之后妬戒殆半帝愈神其事左在復言曰願陛下廣羞

諸以偏賜群臣使不才者無妬於才挾私者不妬其奉公濁者

不嫉其清貪者不忌其廉俾其惡去善勝忌者皆知革心亦助

化之一端也帝深然其言將詔虞人廣捕之會方崇內典誠於

血生其議遂寢

朝野僉或兵部尚書任環上賜二艷姬妻妬爛其髮禿盡太宗

聞之賜金瓶酒欲飲之立死不妬即不須飲柳氏拜敕曰妾與環俱出微賤更相輔翼遂致榮貴今多內嬖誠不如死乞飲盡無他帝謂環曰人不畏死不可以死恐朕尚不能禁卿其奈何二女令別宅安置

南唐近事兵部尚書杜業任樞密其妻張氏妬悍尤急室絕婢妾業憚之如事嚴親烈祖命元皇后召張至內庭誠之曰業位望通顯得置妾媵何拘忌如此豈婦道所宜耶張雪涕而言曰業本狂生遭逢始運多壘之初陛下所藉者駑力永竭耳而又早衰多病縱之必貽其患將誤于任使烈祖以銀盆綵段賞之陳覺微時為宋齊丘之客及為兵部侍郎也其妻李氏妬悍親執爨不置妾媵齊立選姿首之婢三人與之李亦無難色奉侍

三婢若舅姑禮問其故李曰此令公寵倖之人見之若面令公何敢倨慢三婢既不自安求還宋第宋笑而許之

五代史莊宗愛姬甚有色而生子后心患之莊宗燕居宮中元行欽侍側莊宗問曰爾新喪婦其復娶乎吾助爾聘后指愛姬請曰帝憐行欽何不賜之莊宗不得已賜諾之后趣元行欽拜謝行欽再拜起顧愛姬肩與已出宮矣莊宗不樂稱疾不食者

累日五代史盧載畏內欲出則謁假於細君嘗滴水於地謂曰不乾須前歸若去遠則燃香印指至某所以為至家之驗

因筵聚方三行酒即欲逃友人曰盧君恐砌水隱形香印過界耳上馬群噪曰若夫人恠遲但道被水香勸杯留住

遜齋閑覽本朝廷平吳氏姊妹六人皆妬悍時號六虎其中五虎尤甚平生手殺婢十餘人凡三適人皆不終夜分嘗聞堂簾間喧呼聲同室皆懼五虎怒曰狂鬼敢爾即闔戶移榻中庭持

刀獨寢徹夜寂然人畏五虎之威鬼猶畏也舊載同時有禮部郎康凝病欲
烏鴉為藥時雪未消怒欲加捶乃涉泥出郊同省劉尚賢戲之曰聖人以鳳凰來儀為瑞君獲此兇禍可謂黑鳳凰矣
喪妻棄妻

莊子妻死惠子吊之則方箕踞鼓盆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已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以獨何能無槩察其死而本無生非徒無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而本無氣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噉噉隨而哭之自以為不通乎命故止

十洲記鳳麟洲以鳳喙麟角作膠名續絃膠一名連金泥能續斷絃陶穀與驛卒女秦若蘭狎贈詞名風光好云好姻緣惡姻和合郵亭一夜眠別神仙琵琶撥盡相思調知音少待得鸞

膠續斷絃是何年

晉書廬江太守周龕婦服請客奏伎丞相長史周顛等三十餘人同會隗奏曰夫嫡妻長子皆杖居廬故周景王有二年之喪既除而享春秋猶譏之况龕匹夫暮宴朝祥慢服之愆難逭請免龕官顛等知龕有喪吉會非禮各奪俸一月周龕明日當除服今日請客獲

謚禮嚴矣哉

世說孫楚除妾服作詩示王武子王曰未知文於情生情於文生覺之悽然增伉儷之重

孟蜀時素州節度使王承儵築城獲瓦棺中有石刻曰隋渭州刺史張崇妻王氏銘文云深深墓王鬱鬱埋香酉陽雜俎江淮

客張贈將歸夢炊日中問王生生日君歸不見妻矣日中炊無益也賈客歸妻已卒

東坡集劉庭式未第時議娶既第時而妻薨卒娶之後庭式倅
密州而妻死庭式喪之踰年而哀不衰不肯復娶軾問之曰哀
生於愛愛生於色今君愛何從生哀何從出乎庭式曰吾知喪
吾妻而已吾若緣色而生變緣愛而生哀色衰愛弛吾哀亦忘
則凡揚袂倚市目招而心挑者皆以可為妻耶軾深感其言

叢說華陀呂君華進士後聘里中女未行既中第婦家言吾女
故無疾既聘而後盲敢辭呂君曰君為不欺又何辭遂娶之生
五男皆中第其
人是丞相及公

說苑太公望少婿馬氏老而見去賣醬孟津值天大涼改業販
麩又值大風賃於棘津讎而不庸屠牛朝歌天熱肉敗凡往
遇乃釣於滋泉西伯出獵與語大悅載與俱歸立為師及武王
平商封於齊東就國道遇婦人泣問之其前妻也再拜求合公

令取盆水傾地令其收之惟得少泥太公曰若言離更合覆水
定難收婦遂抱恨而死今有馬母塚家語後序自叔梁紇始出
妻及伯魚亦出妻子思又

出妻故簡孔
門三世出妻

白虎通管子後母遇之無恩而供養不衰及其妻以蒸蒸不熟
因出之人曰非亡出也曰吾聞之也絕交令可友也棄妻令可
嫁也蒸蒸不熟而已何問其故乎

後漢書竇玄以形貌絕異天子以公主妻之舊妻與玄昔別曰
棄妻斥女敬白竇生卑賤鄙陋不如貴人妾日以遠彼日以親
衣不厭新人不厭舊悲不可忍怨不可去彼獨何人而居我處
李白白頭吟錦水東北流波蕩雙鴛鴦雄窠漢宮月雌弄秦草
芳寧同為死碎綺翼不忍雲間兩分張此時阿嬌正嬌妬獨坐

長門愁日暮但願君恩顧妾深豈憚黃金買詞賦相如作賦得
黃金丈夫好新多異心一朝將聘茂林女文君因贈白頭吟
孟郊去婦怨君心匣中鏡一破不復全妾心藕中絲雖斷猶牽
連安知御輪去今日翻迴轅一女事一夫安可再移天君聽去
鶴言哀哀七絲絃

唐宋遺事嚴灌夫娶慎氏十年無嗣乃出之妻為詩以別曰當

羊心事已相關兩散雲收一餉間便是孤帆從此去不堪重過

望夫山遂與借老庾亮兒遭蘇峻難諸葛道明女為庾兒婦既

合亡兒若

孔談苑王粲丞相舒公之子不慧有妻未嘗接其舅姑憐而嫁

之粲自若也候叔獻再娶而悍一旦獻卒朝廷慮其害前夫之

子有旨出之不得為侯氏妻京師有語云王大祝生前嫁婦使

兵部死後休妻程師孟嘗請於王介甫曰公文章命世幸矣

晉學檢正張安國哭曰公不幸未有子今郡君姪安國願

主為公嗣京師語曰程師孟生願速死張安國死願託生

妾侍

左傳公子荆之母嬖將以為夫人使宗人釁夏獻其禮對曰無

之公怒曰女為宗司立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

及武公娶於薛孝惠娶於商自桓以下娶於齊此禮也則有若

以妾為夫人則固其無禮也公卒立之而以荆為太子國人始

惡之晏子對景公曰內寵之妾肆

說文妾之為言接也聞彼有禮走而往焉以得接見於君子也

有皐女子給事之得接於君者左傳女為人妾妾不聘也

後漢書伶玄妾樊通德能言趙飛燕姊妹事既作飛燕外傳玄語通德曰斯人俱灰滅也盛時疲精神馳騫嗜欲寧知終歸荒田野草乎通德掩袖視燭影以手擁髻凄然泣下

拾遺記石季倫有愛婢曰翔風能別五聲以文顯名年三十石崇乃退為房老翔風怨而作詩云春華誰不美卒傷秋落時坐見芳時歇憔悴空自嗤

世說桓温平蜀以李勢女為妾嘗著齋中妻南郡主始不知既聞與數十婢拔白刃襲之正值李梳頭髮委藉地膚色玉輝不為動容徐徐結髮歛手曰國破家亡無心至此今日若能見殺乃是本懷辭甚凄惋王於是擲刀前抱之曰阿子我見汝亦憐何况老奴遂善待之

王導有妾姓雷頗預政事納貨祭公謂之雷尚書語林曰雷有寵生洽恬

南史阮佃夫廬江何恢有妓張耀華美而有寵為廣州刺史將發要佃夫飲設樂見張氏悅之頗求恢曰恢可得此人不可得也佃夫拂衣出戶曰惜指惜掌邪遂諷有司以公事彈恢

梁羊侃善律自造採蓮掉歌兩曲甚有新致有彈箏人陸太吉善著鹿角水長七寸舞人張淨妮腰圍一尺六寸時人咸推其掌上舞

伽藍記高陽王雍薨後美人徐月華永安中與衛將軍原士康為側室宅近青陽門徐鼓箏篳篥而歌哀聲入雲行路聽者俄而成市徐常語士康曰王有二美姬一名修容二名艷姿並娥眉皓齒繁貌傾城脩容亦能為綠水歌艷姿善火鳳舞並愛傾後室寵冠諸姬士康聞此常令徐鼓綠水火鳳之曲焉

河間王琛有婢朝雲善吹篳能為圓扇歌壘上聲琛為秦州刺史諸羌外叛屢討之不降琛令朝雲假為貧姬吹篳而乞諸羌聞之悉皆流涕曰何為棄墳并在山谷中為寇相率歸降秦民語曰快馬健兒不如老嫗吹篳

舊唐書武后載初中左司郎中喬知之有婢名窈娘藝色為當時第一知之寵待為之不婚武延嗣聞之求一見勢不可抑既見即當無復還理知之痛憤成疾因為詩寫以縑素厚賂闍守以達窈娘窈娘得詩悲咽結三章於裙帶赴井而死延嗣見詩遣酷吏陷知之破其家李德裕祥瑞論褒姒驪姬皆為國妖以禍周晉綠珠窈娘皆為家妖以災喬石御史臺記監察御史清河張佶侍兒仙娥能歌

武三思妓素娥有殊色狄梁公請出之忽失所在於堂奧中間

蘭麝芬馥附耳而聽即素娥語曰某花月之妖帝遣奉公言笑

梁公時之正人不敢見也南部王縉為相為妾造寶應寺宏麗無比今寺中釋梵天女悉帶幹為齊

公妓小小等寫真也

杜陽編元載寵姬薛瑤英攻詩書喜歌舞仙姿玉質肌香體輕

雖旋波瑤光飛燕綠珠不能過也衣龍綃之衣一衣無一二兩

搏之不盈一握准賈至楊公南與載友善故往往得見歌舞至

因贈詩曰無怯銖衣重笑疑桃臉開方之漢武帝虛築避風臺

公南亦作長歌褒其美畧曰雪面澹娥天上女鳳簫鸞翅欲飛

去玉釵碧翠步無塵楚腰如柳不勝春瑤英善為巧媚載惑之

怠於庶務及載死瑤英自為里人妻矣

長慶集徐州張尚書封建有愛妓盼盼善歌舞雅多風態張既
 沒有舊第中有小樓名燕子盼盼念舊愛而不嫁居是樓十餘
 年于今尚在盼盼詩云樓上殘燈伴曉霜獨眠人起合歡床相
 思一夜情多少地角天涯不是長又云北邙松柏鎖愁烟燕子
 樓人思悄然自埋劍履歌塵散紅袖香銷二十年白樂天贈以
 絕句云黃金不惜買娥眉揀得如花四五枝歌舞教成心力盡
 一朝心去不相隨後仲素以余詩示盼盼乃反覆讀之泣曰自
 公薨背妾非不能死恐百載之後以我公重色有從死之妾是
 玷我公清範也所以偷生耳乃和白公詩云自守空樓飲恨眉
 形同春後牡丹枝舍人不會人深意訝道泉臺不去隨盼盼得
 詩後快快旬日不食而卒但吟云見童不識冲天物謾把青泥

汗雪毫

本事李逢吉性彊悞猜忌好危人劉禹錫有妓甚麗李一旦陰
 計約會奪之劉憤懣作四章以擬四愁云玉釵重合兩無緣魚
 在深潭鶴在天得意紫鸞休舞鏡能言青鳥罷銜戩金盆已覆
 難收水玉軫長拋不續絃若向麋蕪山下過遙將紅淚灑窮泉
 云云睽車志鎮江士人妻悍如買妾不能容妾屢欲投繯士人
 有幹之金陵去家纔兩月忽中夜枕前切切之聲自言即
 其妾引决死矣懇求為誦經追修遣僕歸僕還得家信則妾故
 無恙李元衡往建康其侍妾事亦如此李曰妾思假托惑我
 雲淡友議崔郊秀才者與姑婢通姑貧鬻婢於連帥連帥愛之
 以類無雙給錢四十萬寵盼彌深郊思慕不已即強就親府署
 願一見焉其婢因寒食如家崔生贈以詩曰公子王孫逐後塵
 綠珠垂淚滴羅巾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或有疾

郊者寫其詩於座帥觀之召見郊握手曰四百千小哉遂命婦同歸初有客自零陵來稱戎昱使君席上有善歌者襄陽公遽命召焉戎使君豈敢違命逾月而至及至令唱歌乃戎使君之什也詩曰寶鈿香娥翡翠裙粧成掩泣欲行雲殷勤好取襄王意莫向陽臺夢使君公曰大丈夫豈可奪人之姬愛為己之嬉娛遂以繒帛贖行以書遜謝於零陵之守也昔王敦驅女樂以結軍士楊素歸徐德言妻臨財莫貪於色不恡者時人用為雅談襄陽公為于頔其挺特之英雄乎

宋史宋子京晚年知成都帶唐書於本任刪脩每宴罷開寢門畱簾燃二椽燭媵婢夾侍和墨伸紙遠近觀者皆知其脩唐書望之如神仙多內寵偶微寒命取半臂諸婢各送一枚凡十餘

枚子京恐有厚薄之嫌竟不敢服忍寒而歸

樂天有二妾歡夫亦善歌小蠻善舞嘗

有詩曰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暖其後二妾竟去云退之二侍姬名柳枝絳桃

西清詩話王詵晉鄉都尉既喪蜀國貶均州侍姬盡逐有歌者號轉春鶯不知流落何許後二年從汝陰道過市橋聞泣聲甚怨問之乃轉春鶯也得句云佳人已屬沙吒利義士今無古押衙客足成章云幾年流落向天涯萬里歸來兩鬢華翠袖香殘空挹淚青樓雲渺定誰家佳人已屬沙吒利義士今無古押衙回首音塵兩沉絕春鶯休轉沁園花趙假浙人有美妾泊計偕母不許携行會上一元節為

鶴林之遊帥見之掩為已有明年報歸以詩達之曰寂寞堂前日又照陽臺去作不歸雲當時聞作沙吒利今日青娥屬史君

乃遣還
演繁露翠翹洪內翰侍人失其姓善畫自題云翠翹戲筆字畫

婉媚程大昌題云戲作風枝斜再惱玉堂宿

韓退之詩不解文字飲惟能醉紅澤

文潛戲曰愛文字飲人與俗子同科

侯鯖錄寇萊公有妾曰舊桃公因會贈歌者曰以束綾舊桃作

二詩呈公曰一曲清歌一束綾美人猶自意嫌輕不知織女螢

熄下幾度拋梭織得成又詩曰風動衣單手屢呵幽牕軋軋度

寒梭臘天日短不盈尺何似妖姬一曲歌公和曰將相功名終

若何不堪急景似奔梭人間萬事何須問且向樽前聽艷歌

因緣李沂公逸性不喜俗間聲音惟寵二姬曰秀奴七七善琴與箏歌時令奏之自撰琴譜

書史會要田田錢錢辛棄疾二妾也皆因其姓而名之皆善筆

札常代棄疾答尺牘

異聞錄寶參所麗青衣口上清

清波雜志白屋同愁已失鳳鳴之侶朱門自樂難容烏合之人

唐鄭光鎮河中宣宗欲封其妾為郡夫人上表辭焉書記田詢

之辭也宣宗大喜曰誰教阿舅作此好文左右以詢對便欲以

翰林召之以不繇進士遂止今士大夫肆情昵愛恨無自以致

其上僭肯辭朝命乎

代醉編莆田林之先有方伯公秀五旬無子娶十四妾皆以妻

妬死後乞休歸諸同年慮其之嗣醵金八十為購妾而里人避

妬莫有許者適督郵有一女逾二旬罷官貧甚莫能歸毋利金

欲與而父難之女曰兩親無歸女安得惜身但當善事之耳遂

成購不三日捷幾死明日又捷女曰捷惟此一次明日恐不能

受妻大怒明日又捷女逃歸房妻亦逐入女忽閉戶加刃于妻

頸曰吾為十四女報冤死足矣而又棒捷之無算妻忽呼方伯

救解且矢天日再不撻汝女始解由是兩相歡女生七子三甲

榜四鄉書

白帖妾謂妾祖姑無妾祖姑易姓而附於女君可也注女君嫡祖姑也易姓而附於女君一等

涉筆公羊傳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姪者何兄

之子也娣者何娣也左傳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愚

按衛莊公娶於陳曰厲媵娣曰戴媵而其嫡則莊姜與媵不

同姓齊桓公之夫人三曰王姬徐嬴蔡姬姬與嬴不同姓安在

同姓媵之異姓則否者乎莊姜姊妹一適於邢一適於譚皆為

夫人未嘗遞為娣也且使同氣連枝遞操區盪諸姑猶子並進

銀環殆類收孥豈曰人理聘稱齒而待年事良可醜屈大邦以

媵小勢或不行宋戴埴謂古有一娶九女之事與否皆不可知

媵特送婚之名左氏同姓媵之不過謂可講媿送嫁女之禮非

以妾訓媵其說不為無見

會稽季本曰古者天子一娶十有二女諸侯一娶九女天子之

后諸侯之夫人為嫡其外姪娣及他女從者則謂之妾媵而班

行序為嬪御當其初至貴賤已有等差所以定名分室亂源也

故於禮無二嫡嫡先死則從其班行之次立為繼室以攝行內

主之事大夫亦然故程正叔有言大夫以上無再娶禮自大夫

以下有不得已再娶者蓋緣奉公姑或主內事耳后世緣此自

庶士以上至於天子皆有再娶之事非古禮也

伎

唐書

韓滉鎮浙西戎昱為部內刺史有官妓善歌色亦閑妙昱

情屬至厚滉聞其名置籍中昱為詩以送云送客春風湖上亭

柳條藤蔓繫人情黃鶯久住渾相識欲別頻啼四五聲妓至唱
 戎此詞漫即歸之韓翃少負才名隣有姓李者每將妓柳氏至必邀韓飲愈熟李命柳與韓後翃成名為節度使侯希逸從事寄詩曰章臺柳往日青青今在否縱使長條似舊垂也應攀折他人手柳荅曰楊柳枝芳菲節可恨年年贈離別一葉隨風忽報秋縱使君來豈堪折後為番將沙吒利所劫希逸以事聞諸朝詔柳氏還翃

薛濤辨慧成都節度使命濤改一字令曰湏得一字象形又湏
 逐韻節度曰口有似沒梁斗濤曰川有似三條椽節度曰如何
 一條曲曰相公為節度使尚使一沒梁斗至窮酒佐有三條椽
 內一條曲又何足怪作四友贊其畧曰磨潤色先生之腹濡臧鋒都尉之頭引書媒而黯黯入文囿以休休得罪連帥作十離詩大離主筆離手馬離腕其十鏡離臺云鉉瀉黃金鑑始開初生三五月徘徊為遭無限塵蒙蔽不得華堂上玉臺

元微之元和中使蜀府公嚴司空知之遣濤往侍焉後登翰
 林以詩寄曰錦江滑膩娥眉秀化出文君與薛濤言語巧踰鸚
 鵡舌文章分得鳳凰毛紛紛詞客皆停筆箇箇公侯欲夢刀別
 後相思隔煙水菖蒲花發五雲高薛嘗辟為校書贈之詩云萬里橋邊薛校書枇杷花下閉門居洛陽才子知多少管領春風盡不如
劉禹錫罷蘇州過揚州即杜鴻漸飲大醉歸宿傳舍既醒見二妓在側劉問之乃曰郎中席上與司空詩因遣某來問何詩曰高髻雲鬟官樣粧春風一曲杜常娘司空見慣渾閑事幽怨蘇州刺史腸
 雲溪友議李八座翔潭州席上有舞柘枝者匪疾而顏色憂悴
 明府詰其事乃姑蘇臺帝中丞愛姬所生之女也曰妾以昆弟
 天喪無以從人委身樂部耻辱先人言訖涕咽情不能堪亞卿
 為之吁嘆曰吾輩與常族其媼舊矣速命更其舞服飾以袿襦

延與韓夫人相見顧其言語清楚宛有冠蓋風儀撫念如其所
媵遂於賓榻中選士而嫁之舒元與侍郎聞之自京馳詩贈李
公曰湘江舞罷忽成悲便脫蠻靴出絳幃誰是蔡邕琴酒客魏
公懷舊嫁文姬

崔崖張祐齊名每題詩倡肆譽之則車馬盈門毀之則杯羹失
錯嘲李端端云黃昏不語不知行鼻似煙窓耳似瑞愛把薑芽
梳掠髮崑崙山上月初生端往見二子再請曰端端祇候三郎
六郎伏望哀之乃更贈曰覓得黃鵠被繡鞍善和坊里取端端
楊州近日潭成蹇一朶能行白牡丹於是賓客競臻其戶張祐
南幕中赴宴杜牧同坐有所屬意索散子賭酒微吟散子遂逃
累手粘無因見得玉纖纖祐曰但知報道金釵墜髮鬢還因露
指

侍兒小名錄愛愛姓楊氏本錢塘倡家女也年十五尚垂鬟性
善歌舞幼學胡琴數曲遂能緣聲以通其調泛舟西湖採荷香
為金陵少年張逞所調遂相携潛遁於京師逞家雄於財雅曉
音律歲時嬉遊以犢車同載踰二年逞為父捕去不及與愛別
留於巷中舍與予家相隣一日人傳逞死或往慰問愛愴然泣
下曰是必虛語若果然亦不願他從故鄉道遠出非以禮必不
能自還當死此舍愛姿體纖素艷發不類人間人後三年念逞
之勤感疾而死小婢子錦兒今尚在出其綉手籍香囊緝履數
物香皆郁然而新都下名姬楚蘭香國色無雙每出則蜂蝶相
隨慕其香也長安伎曹文姬工翰墨號書仙
任生詩莫怪濃香薰骨
感雲衣曾惹御爐香
青箱雜記魏仲先冠萊公游陝郊僧寺多留題後同到見萊公

詩已用碧紗籠而仲先詩獨塵昏滿壁時有從行官伎頗慧衣袖拂之仲先徐曰若得時將紅袖拂也應勝似碧紗籠萊公大

笑

錢塘蘇小小歌我乘油壁車郎乘青驄馬何處結同心西陵松栢下真娘吳妓死葬虎丘寺前時人比蘇小小吳舉子譚

韓魏公為陝西安撫開府長安李待制師之過之李有詩名席

開使為官妓賈愛卿賦詩云願得貌休十萬兵犬戎巢穴一時

平歸來不用封侯印只問君王覓愛卿

司馬溫公為武定從事同幕私幸營妓而公諱之嘗會僧盧荆公住迫之使妓喻而度不可隱乃具道荆公某句戲之云年來年去未去忙暫開偷卧老僧床驚回一覺

泊宅編杭妓琴操善應答東坡善之後因在西湖戲琴云我作

長老爾作參禪問琴云何謂湖中景答云落霞與孤鶩齊飛秋

水共長天一色何謂景中人答云裙拖六幅瀟湘水髮掃巫山

一段雲何謂人中意答云隨他楊學士鼈殺鮑參軍如此究竟

如何坡云門前冷落鞍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琴大悟即削髮

為尼

侯鯖錄唐梨園子弟以置院近於禁院之梨園也女妓入宜春

院謂之內人亦曰前頭人謂在上前也骨肉居教坊謂之內人

家有請俸其得幸者謂之十家故鄭嵎津陽門詩云十家三國

爭光輝是也家雖多亦以十家呼之三國謂秦韓魏國楊氏三

大夫人也

墨莊漫錄徐州有營妓馬彤者甚慧麗東坡守徐州日甚喜之

彤能學公書得其彷彿公嘗書黃鶴樓未畢彤竊效公書山川

開合四字公見之大笑畧為潤色不復易之今碑中四字勝之書也

代醉編鄭景望記聞云乖崖帥蜀時給澣濯紉縫二人乖崖悅一姬中夜心動而起繞室行但云張詠小人小人遂止將歸出帖云議親云某家室女房奩五百千以禮遣之蓋未嘗有犯也趙清獻公帥蜀時日有妓名杏花喜之戲謂之曰頭上杏花真可幸妓應聲曰枝頭梅子豈無媒趙益感夜謂直宿老兵曰汝識某妓所居乎曰識之曰為呼來去幾二鼓不至復令人速之旋又令止之老兵忽自幙後出公怪問之兵曰某度相公不過一箇時辰此念息矣雖承命實未往郭持正言張帥蜀時新有變帥守多不攜家官擇良家處子十人執澣濯組紉之役張

始不用既恐不便於後政遂留之執事二年將滿悉嫁則皆處子也

僕婢

左傳申無宇曰人有十等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

皂臣與與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秦伯送衛於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

周禮奚三百人鄭玄注曰古者從坐男女没入縣官曰奴婢其

少才智者以為奚今時侍史官婢是也公羊傳斷後皂養注折薪為廝炊烹為養牧馬

為

前漢司馬傳臧獲奴婢應劭曰方言荆淮海岱之間罵奴曰臧罵婢曰獲又左傳得用曰獲燕之北郊凡民男而婚婢謂之臧女而歸奴謂之獲張揖云婚婢之子謂之臧歸奴之子謂之獲

風俗通云古制本無奴婢即犯事或原之減被減罪沒入為官奴婢獲者逃亡獲得為奴婢也

鮑宣傳倉頭盧兒皆致富孟康曰漢名奴為倉頭非純黑以別

於良人也諸給事殿中所居為廬蒼頭侍從因呼為廬兒霍光傳

愛幸監奴馮子都注謂奴之監知家務者張敬傳出從童騎注以童奴為騎自從

衛青其父鄭季以縣吏給事侯家平陽侯曹壽尚武帝姊陽信

公主季與主家僮衛媪通生青少時歸其父使牧羊民母民母者青

之嫡母也以原是民間之婦之子皆奴畜之不以兄弟青嘗至其泉居室有

鉗徒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嘆曰人奴之生得無笞罵足

矣安望封侯呂不韋家僮萬人師古婢妾總稱說文男有罪曰奴奴曰童女曰妾

王莽時匈奴侵寇乃大募天下囚徒人奴名曰猪突豨勇

博物志并州刺史畢軌送故漢渡遼將軍范明友鮮卑奴年二

百五十歲言語飲食如常人漢末發范明友家奴猶活明友霍

光女聿說光家事廢立之際多與漢書相似此奴嘗遊走於民

間無止住處今不知所在陶侃家僮千餘嘗得胡奴不喜言常默坐侃一日出郊奴執鞭隨胡僧見

而驚禮云此海山使者也至夜失其所在

世說郗司空家有僮奴知及文章事事有意王右軍向劉尹快

稱之劉曰何如方回愔王曰此正小人有意向耳何得便比方

回劉曰若不如方回故是常奴耳晉書熊翹嘗為石崇蒼頭而世廉直有士風黃門郎潘岳

見而稱異勸崇免之

唐書柳公權凡公卿以書貺遺蓋鉅萬而主藏奴或盜用嘗貯

盃盃一筒藤藏如故而器皆亡奴妄言叵測者公權曰銀盃羽

化矣不復詰蜀王子淵到寡婦楊惠舍有奴名便

蕭穎士有奴事穎士十年答楚嚴慘或勸其去曰我非不能他

從所以遲留者特愛慕其博與漢鄭玄家奴婢皆讀書一婢不稱古使人拽着泥中須臾一婢

來問胡為乎泥中答曰薄言住想逢彼之怒

毛無錫茶譜唐肅宗常賜高士張志和奴婢各一志和配為

夫婦名曰漁童樵青人問其故答曰漁童使捧釣收綸盧中鼓

柁樵青使蘇蘭薪桂竹裏煎茶苑有吾詩鋤藥顧老叟焚香呼小青王吉傳為傳婢所毒謂傳

相衣服莊帝之事

韓愈寄盧全詩王川先生洛城裡破屋數間而已矣一奴長鬚

不裹頭一婢赤脚老無齒陸放翁詩委纒看山無戲猥冷樵煎茗有青徒鐵嶺梅聖俞馬青徒王元

童之

詩話老杜課伯夷幸秀伐木則曰以徵寒給酒一斛遣信行脩

水筒以浮瓜裂餅荅其恭謹淵明告其子曰輒遣一力助女薪

水之勞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蓋古人之役僕夫其忠厚率如

此國史補頽峴家僮名銀鹿後事魯公終身

忘怪于寶父有嬖人寶母至妬壅寶父時因推著藏中經十年

而母喪開墓其婢伏棺上就視猶煖漸有氣息與還家終日而

蘇說寶父常致飲食與按寢恩情如生家中吉凶輒語之校之

悉驗平復數年後方卒寶因作搜神記中有所感起是也

南齊書王擇不辨菽麥時以為殷道矜之流人無肯與婚以獵

婢恭心侍之遂生琨初名崑崙樂成王黨取中山傳婢李羽生為小妻

比夢瑣言柳仲郢僕射有婢失意驚於成都蓋巨源使君欲之

取致其家一日通衢有鬻綾羅者從窓下過蓋公於東繖內選
擇舒卷斟酌可否柳婢失聲而仆似中風蓋命扶出翌日廖曰
某雖賤人曾為柳家細婢夫死則死矣安能事賣綳牙郎乎

三水小牘西京咸宜觀女道士魚玄機字幼微有國色喜讀書
屬文風月賞玩之佳旬往往播于士林一女僮曰綠翘亦明惠

有色機疑與知客通答殺之

晉中書令王珣與婢情好珣好持白團扇婢作歌團扇後團扇許

持自障面悴惟無復理羞與郎相見

觀察使李庚之女奴名却要美容止善辭令李有四子長曰延
禧次曰延範延祚延祐所謂大郎二郎三郎五郎也咸欲烝之
而不得嘗遇清明之夜大郎遇之於櫻桃花影中乃持之求偶
却要取茵席投之給曰可于廳中東南隅停待又遇二郎調之

曰可于廳中東北隅相待又逢三郎束之曰可于廳中西南隅
相待又遇五郎握手不可解曰可于廳中西北隅相待四郎皆
持所授茵席各趨一隅心雖訝之而不敢發頃却要燃炬斃靡
照之曰阿堵貧兒爭敢向這裡覓宿處四子各奔所携掩面而
走自是不敢失敬

師

禮元侍坐於大司成者遠近間三席可以問終則負墻列事未

盡不問

席廣三尺三寸三席所謂函丈也

學記師無當於五服五服弗得不親

說文古者稱師曰先生

穀梁傳子既生不免乎水火母之罪也羈貫成童不就師傅父
之罪也就師學問無方心志不通身之罪也心志既通而名譽

不聞友之罪也

管子先生施教弟子是則温恭自虛所受是極見善從之聞義則服温柔孝悌毋驕恃力志毋虛邪行必正直游居有常必就有德顏色齊整中心必式夙興夜寐衣帶必飾朝益暮習小心翼翼一此不解是謂學則先生將食弟子饌饋攝任盥漱跪坐而饋置醬錯食陳膳無悖凡置彼食鳥獸魚鱉必先菜羹炙歲中別獻在醬前其設要方飯是為卒左酒右醬器具而告捧手而立三飯二叶左執挾七周還而貳唯嘽之視苟子師術有曰而博習不與焉尊嚴而憚可以為師者艾而信可以為師誦說而不陵不犯可以為師知微而論可以為師水深則回樹落蠶本弟子通判則思師法行南郭惠子問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子貢曰

曰君子正身以俟欲來者不拒欲去者不追且夫良醫之門多病人藥括之側多曲木

呂覽聖人生於疾學不疾學而能為魁士名人者未之嘗有也疾學在於尊師師尊則言信矣道論矣達師之教也使弟子安焉樂焉休焉游焉肅焉嚴焉此六者得於學則邪辟之道塞矣理義之術勝矣

莊子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衣列子師老商氏友伯子高進二子之道乘風而歸又子列子既師壺丘子林友伯昏瞽人

楊子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模不模範不範為不少矣一闕之市不勝異意焉一卷之書不勝異說焉一闕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書必立之師

漢書董仲舒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學士皆

師尊之

張禹成就子弟尤著者淮陽彭宣至大司空沛郡戴崇至少府九卿宣為人恭儉有法度而崇豈弟多智二人異行禹心親愛崇敬宣而踈之崇每候禹常責師宜置酒設樂與弟子相娛禹將崇入後堂飲食婦女相對優人莞絃鏗鏘極樂昏夜乃罷而宣之來也禹見之於便坐講論經義日晏賜食不過一肉卮酒相對宣未嘗得至後堂及兩人皆聞知各自得也

韓詩外傳知如泉源行可以為表儀者人師也智可以砥行可以為輔弼者人友也上主以師為佐中主以友為佐

東觀漢記顯宗以張酺授皇太子業甚得輔導之體章帝即位出拜東郡元和二年東巡狩幸東郡引酺及門人并郡掾吏並

會庭中帝先備弟子之儀使酺講尚書一遍然後脩君臣之禮賞賜殊特

後書邊韶字孝先陳留浚儀人也以文學知名教授數百人韶口辨曾晝日假卧弟子私嘲之曰邊孝先腹便便懶讀書但欲眠韶潛聞之應云邊為姓孝為字腹便便五經笥但欲眠思經

事寐與周公通夢靜與孔子同意師而可嘲出何典記異聞錄

正張某天性刻薄有張鬼子者以形容似鬼得名舉使為陰府追鬼以怖張老曰要得一真司牒方好乃索紙以白礬細書而自押字於後是夜詣州學笑曰奉閻王牒追君張索牒讀未竟鬼子露其中有兩角橫其首出言曰吾真牛頭獄卒昨奉命追此老偶渡水失符至二十年懼不敢歸賴諸秀才力得以反命今弄假成真矣亦逝

馬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人也為人美辭貌有俊才初京兆摯恂以儒學教授隱于南山下不應徵聘名重關西融從其遊學博

通經籍恂奇融才以女妻之融才高博洽為世通儒教養諸生
常有千數涿郡盧植北海鄭玄皆其徒也善鼓琴好吹笛達生
任性不拘儒者之節居宇器服多存侈飾常坐高堂施絳紗帳
前後生徒列女樂弟子以次相傳鮮有入其室者原諸孫
君鄉里鄭君者模範也君乃舍之是以鄭為東家丘也原
曰人各有志君謂僕以鄭為東家丘君以僕為西家愚夫耶
世說鄭玄在馬融門下三年不得相見高足弟子傳授而已嘗
莫譚天不合諸弟子莫能解或言玄能者融召令笑一轉便決
衆咸駭服及玄業成歸既而融有禮樂皆東之嘆恐玄擅名
亦心忌焉玄亦疑有追乃坐橋下在水上據屐融果轉式逐之
告左右曰玄在也下水上而據木此必死矣遂罷追玄竟以得
免注駭馬融海內大儒被服仁義鄭玄名列門人
見傳其業何猜忌而行醜毒乎此委巷之言也

太傅東海王越鎮許昌以王安期為記室參軍雅相知重勅世

子毗曰夫學之所益者淺體之所安者深闕式禮度不如式瞻

儀形諷味遺言不如親承音旨王參軍人倫之表汝其師之代

編大將軍掾燉煌宣度為師太常張文明制杖應節曰孔子之
喪門人疑所服子貢請如父而無服今人乃服杖同之於父何
也

裴景仁前秦記苻堅幸太學問博士經典博士盧壺對曰周官

禮註未有其師常暹母宋氏傳其父業得周官音義自非此母

無可授後生於是就宋氏家立講室書堂生員百二十人隔絳

紗幔而受業焉拜宋爵號宣文君賜侍婢十人

崔鴻後秦錄姚泓為太子受經于太學博士淳于岐岐病在家

泓以師者人之表範傳先聖之訓加在三之義不可以不重親

諸省疾拜於床下

北史李謚字永和少好學周覽百氏初師小學博士孔璠數年

後璠還就謚請業同時門生為之語曰青成藍藍謝青師何常

在明經公府二辟並不就有絕世之心及卒博士孔璠等謚為

貞靜處士

退之師說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而解惑者也吾師道也庸知年之先後生於吾乎

何尚之字彥德元嘉中為丹陽尹立宅南郭外立學聚生徒東

海徐秀廬江何曇首穎川荀子華太原孫宗昌王延秀魯郡孔

惠宣並慕道來游謂之南學王球嘗云尚之西河之風不墜尚

之亦曰球正始之風尚在

中說賈瓊曰夫子十五為人師陳留王孝逸先達之傲者也然

白首北面豈以年乎

